

作者将“血”化成文字
责编和“泪”使之升华
读者以“情”产生共鸣

ISBN 7-80142-399-2



9 787801 42399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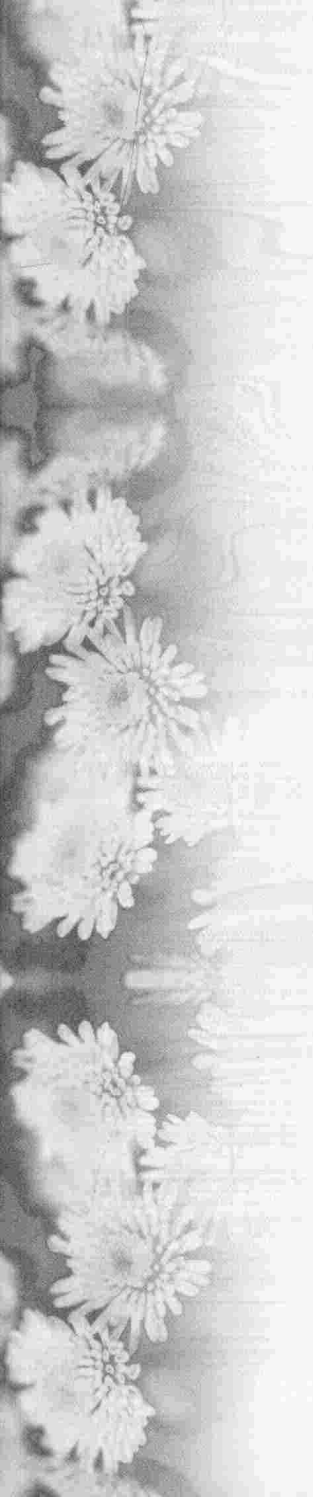
ISBN 7-80142-399-2/Z·210

定价: 19.80 元

花祭

高国镜／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祭/高国镜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80142-399-2

I. 花…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273 号

花 祭

高国镜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230 1/32 11.25 印张 27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2-399-2/Z·210

定价: 19.80 元

引 子

蒜杵捣蒜白呀，
碾盘背碾砣；
两扇门一对呀，
两轮磨一合；
月亮陪星星呀，
蝴蝶伴花朵；
绿水绕青山呀，
汉子找老婆。
找了老婆生儿女呀，
代代传香火……

这是一支流传在水葫芦峪一带的民谣。该民谣可不是此书的主题歌。倘或此书竟是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作者就无须乎写它，读者也就没兴趣看它了。之所以写这么一部拙书，是因为书中的人物与故事，深深地打动或牵动了笔者的心，因而作者也就自信地认为它也将会牵动和打动读者的心。想提醒亲爱的读者一下，看此小说请别对号入座，坚信聪明人也不会对号入座；再者是瞧了这小说尽量别难过，但又怕再刚强的男人和女人，也止不住泪水上百回地纷纷落。



这个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一带，一个名曰水葫芦峪的小村庄。

水葫芦峪活像一个横放着的水葫芦。大肚儿，小嘴儿，嘴儿冲东呆着；村人们出山，都得经过那个葫芦嘴儿。水葫芦峪被山环被水抱，像一块不富饶但也不太贫瘠的盆地。山于险中透出几分奇、俊、秀。山中有一条条纵横交错、蜿蜒坎坷的羊肠小路。山上最多的灌木是开满荆花的荆棵，荆花上蜂飞蝶舞，花下埋着的是汉白玉石头；乔木倒也不缺，但那些白桦、山杨、山柳、橡树、榆树、椴树之类却离村远了点；果树当以核桃、枣、杏、桃为主。村旁的一棵古核桃树，绿荫能遮满一亩三分地。坡上最显眼的花，是六月里开放的小红灯笼似的山丹花。一股山泉从村北的山根下，汩汩地钻出来，又绕着山湾潺潺地流出去，一直穿峡越谷，流到几十里以外的不定河里去了。那股水可是宝水。那水流经的山沟叫水葫沟。

水葫芦峪家家都爱种葫芦。有尖嘴大肚儿的圆葫芦，亦有小巧玲珑的丫丫葫芦。夏秋间，满村都盛开雪白的葫芦花。那时节，山民们的盘中菜，几乎都是炒葫芦熬葫芦。

水葫芦峪有山有水有葫芦，但水葫芦峪这个地名的来历却与水姓无关。水葫芦峪几十户人家，只有一户姓水，且又是外来户。水家父子本来都死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了，却不知为何又冒出一条水家的根来？这“根”是个谜。这根到底是水家的根，还是谁家的野种、孽种？似乎谁也说不清。有一个人可以说清这“根”的来历，但她至死也没说。她只说这“根”是她拣的。她当了一辈子的处女，应该是没生过孩子，可她却又当了一辈子的母亲和奶奶——而她拉扯大的这棵根苗，却长成了大树。这个似乎来历不明的人，却又明明白白地成了水家后代，姓水，名立本。这水立本长大后当了兵，且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来，又到地方当了县水利局的副局长，乡党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副区长……这水立本也算是为水家光宗耀祖的一位人物了。这水立本的命运与书中女主



人公的命运紧密相连。女主人公已在 90 年代的某个正月,随着一声哑炮的爆炸声升入西天——据说,她殉职后,化作了一树极为灿烂的山杏花;她死后,那残缺的尸骨和残缺的心灵,伴着无数的鲜花与其可以称得上烈士的丈夫合葬长眠了。但,许多的人却总也难以忘记她。于是,我也就凑热闹,为她写了这部小说——《花祭》。

笔者也晓得,小说忌讳作者站出来说话。但,我却不由得在此饶舌几句。

首先说,这女主人公姓于,名花枝。

水葫芦峪偏僻闭塞,山高路狭,但却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无情的铁蹄践踏——于花枝的心灵上,永远留下了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东洋刀砍死了她的男人,也砍杀了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幸福。从此,她就为了抚养一个水家后代,而度过了终生不嫁的处女生涯——那充满坎坷崎岖的处女生涯,那充满血泪和仇恨的处女生涯,那充满艰辛与困苦的处女生涯,那充满传奇色彩和伟大母爱的处女生涯……从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到丝丝缕缕的苍苍白发……她,到底为了什么呀?那位后来当了副区长的水立本,也许到死都不知谁是他的亲妈?

几多风雨,几多春夏,几多闲话,几多世态炎凉,都让花枝顶过来了……看,她向我们走来了……

1

40 年代的花枝自然不像 80 年代这么干杏树一般苍老——少女时代的花枝长得秀美、俊俏,看着妩媚,瞧着窈窕。丰满健美的屁股,活软细长的腰儿,健美的双腿,小巧的脚;脸儿如清明时节山桃花,鲜艳水灵,含羞挂笑。绿灯笼裤,红大襟儿袄,一对乳房活像两只白鸽欲出巢,自己看了都心跳;一条长辫恰似黑花蛇,悠然闪



亮，勾得小伙儿神魂颠倒。

一个夏日里的早晨，红红的太阳刚拱出山尖儿，袅袅的炊烟还在村中缭绕；坡上的野花散漫开放，枝头的小鸟唧唧鸣叫。这天，花枝背一个荆条小花篓，领一条黑白小花狗，扛一把小镐儿，沿水葫芦峪东山的羊肠小道，打算到百草坡去采药。她一边走，一边哼着山味儿野调儿，又顺手折一枝路旁的山丹花，插到扎大黑辫子的红头绳上，惹得蝴蝶蜜蜂直追着她翩翩飞舞，嘤嘤乱叫。

过山垭口，就到百草坡了。这时，她忽然听到，山垭口那边有一串开心的男人的说笑。她有些纳闷儿：谁上山这么早？

且说百草坡下有一个钻山铺。钻山铺前有一挂梯田。这地的主人叫作水争汉。水争汉把这梯田种上了山药。此时，山药苗长得一尺多高，绿油油一簇簇葱茏茂密，似一层层绿色的波涛。秧苗间，开满了一嘟噜一串串白花，又粉嘟嘟的花，那花儿开得异常喜人。开白花的秧苗，结白山药；开粉紫花的秧苗，结粉紫色的山药。山药就是土豆。



昨天，水争汉来山药地里查看苗情，发现那山药苗生了“黑板牛”——黑板牛大概也算蝗虫的一种，长得浑身麻黑，只有两只眼睛，是红红的两点儿；且长了一对犄角，因而山民们管它叫黑板牛。黑板牛是专门糟害山药的一种昆虫。它们成群结伙搭帮，哪有山药地，它们就奔哪去；多好的山药苗，一经它们扫荡，也会变得千疮百孔，豁豁牙牙，甚至枯黄干死。当水争汉发现他的山药苗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板牛时，气得直拍巴掌，真跺脚直啐唾沫直呼叫……他本想把那黑板牛赶跑，可由于天已发黑，那黑板牛贴在绿色的山药苗上，再也不走了，一个个昏昏欲睡。水争汉弯下腰，捏起几个黑板牛，活活掐死，丢在地上，然后骂骂咧咧说：

“不要脸的黑板牛，你们就睡在我的山药地里吧！明儿一早，再收拾你们！”

论种山药,水争汉也算行家里手了。对付黑板牛,他有一个祖传的绝招:光屁股轰!轰黑板牛,大老爷们儿差劲,老娘们儿也不合适;最好的是小伙子。水争汉想到他的儿子水长根,心说,有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他。

第二天一大早,水长根便奔了百草坡,轰黑板牛去了。与水长根同行的,还有水长根的好伙伴、村长丁大葱的儿子丁结实。这两小伙子,都是十八岁,都长得五大三粗的。长根往那里一站,如铁塔;结实往那里一立,似门扇。宽肩细腰长腿,身条相似,脸盘可有区别,结实是个圆娃娃脸,淡眉小眼;长根却是长方脸,且黑眉大眼。

两个人各拿了一把小锄,一路说笑着,来到百草坡的山药地旁。到了地头,俩人向田里一望,果然,那绿油油白花花的山药苗间,有一只只黑糊糊密麻麻的黑板牛。此刻,那黑板牛正尽情尽兴地啃咬着山药秧苗的叶片。

“好家伙,这么多!”

“再多,咱俩光屁股轰上八圈儿,它们也得跑掉。”

“我也纳闷儿,治这黑板牛,也没个别的法儿,非得光屁股轰?”

“这个法儿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据说,啥法也没这个法儿灵。”

“我听说,黑板牛最怕白屁股。”

“那咱俩就光着屁股进山药地吧。”

说着,水长根三八两下,就把衣服脱下来,顺手挂到一棵杏树上;结实见他赤条条白光光,不由说一句:

“好家伙,你那本儿本儿可够个儿啊!”

“得了,大小都是它。快脱裤子吧你。”

结实没再迟疑,也把衣服扒了个精光,抛到了杏树上。

于是,两个赤身裸体的小伙子,就顶着红艳艳的太阳蓝汪汪的



天空，钻进碧绿的山药地。刚入地，长根又说，忘了拿小锄，得拿着小锄当锣敲，也好吓唬黑板牛啊！

俩人各拿一把小锄，又拿了一块小石头，用石头击打着锃亮的锄板儿，叮叮当当，一路走着轰着……

这个法果然灵验，俩人所到之处，飞起了一群群的黑板牛，黑板牛如一团团黑雾黑云黑蜂“嗡嗡”地向远方飞去，向空中飞去。听说，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黑板牛；唯一的办法是把它们轰走。至于它们的去向如何，或是它们会不会卷土重来；会不会再落入其它山药地，那就不去管它了。

光屁股小伙儿把一群群黑板牛轰向远方——这个场面似乎很壮观也很有趣。

偏巧就在此刻，花枝伴着老实的小花狗，迈着无声的脚步，从山垭口那边赶了过来。花枝天生爱望脚尖儿走道儿，不左顾右盼，也不直视前方，恐脚底下有长虫蜥蜴爬入裤角，有蹉脚石把她绊倒。虽说她刚才听见前边有两个小子叽喳，可并无在意，只顾往前走。花枝总听着前边有动静，不由得抬起头，向前一望，但只见两个赤条条的光屁股小伙子正旁若无人地在山药地里走来走去……

花枝一时傻眼了。但很快反应过来。她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心跳到了嗓子眼儿，身子软了，眼也花了。走不得，退不得，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不知如何是好，只一脚向那狗踹去，并责怪道：

“破狗，瞎了，哑巴了！……”

狗钻进了路边的树林子。花枝假装去追狗，也钻进了树林子。她一屁股坐到地上，依旧脸红心跳，身软如柳条；她双手捂着脸，有几颗委屈的泪珠滚出眼角……

长根和结实明知丢了天大的丑，直臊得不敢看天，不敢看地，也不敢看自己，人不人，鬼不鬼，身子瘫软如泥，恨不得钻了地缝，



地上又无空隙。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才本能地趴到地上，以让那绿色的山药苗掩盖住他们的裸体。

山野里一串杜鹃的啼叫：

“哥哥，哥哥……”

2

什么事也有个过去。可长根与结实轰黑板牛让花枝撞上这一档子花花色色的不光彩之事，却如刻在当事人心里一般，总也不好磨灭。

花枝三天半没敢出那道荆篱笆院门儿。七天了脸还红哪。一想起那事儿来，那一双忽闪闪杏核儿眼就不敢睁开，可那男人的影子却不由得一次又一次浮现在她的眼帘。

长根也如是。他作为一个丢丑者，轻易不敢出门，恐撞上花枝；一到晚上，却又胡思乱想。

花枝与长根都是脸热儿的人儿。平日里，挑个水，抱个柴的万一碰个对面儿，不说话，脸儿先红。鬼使神差般出了这么一宗不体面的事儿，俩人就更怕相见了。倘是那开化的人儿，遇上这事，也许当时红红脸就过去了，甚至一笑了之。可这俩人却把此事看得重似南山。

别看长根与结实也敢丫头长姑娘短的开几句玩笑，可真见了丫头，老鼠见了猫似的，躲着走。就说他和花枝吧，一村里长大，可从不主动和花枝说一句。即使上山干活，都不走一条山路。长大了，更不敢接近了。在这方面，丁结实倒比水长根大方些。可见了花枝，他依旧臊眉拉眼的。

花枝娘明显地看出闺女有了心事。那天花枝去采药，一根草药没捏回来，到家后只叫了一声“娘”，便把头往被卷上一扎，双手捂着脸颊，许久不说话。



花 祭

花枝娘问了一句：

“咋儿了？”

花枝回答了三个字：

“不咋儿。”

娘依旧不放心，又问道：

“上山吓着了？”

“没价。”

“碰着啥了？”

花枝的眼前不由闪过两个赤裸裸的大小伙子。

花枝想到此，直臊得叫了一声：

“娘！……”

说来，花枝也是棵苦命的“小白菜”，从小没了爹，与娘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睡的是一个热炕头儿。有啥心里活，彼此也时常沟通沟通，从不相瞒。可今天，却不知花枝有什么不敢对娘说的话。

花枝和她娘已脱衣躺下，炕桌上那盏煤油灯亮闪闪忽悠悠还没吹灭。

花枝没有一丝睡意。

红红的太阳。

蓝蓝的天空。

奔流的大河。

挺拔的山峰。

一切的一切，雄性！

一条山路，一个赤条条小伙儿向花枝走来……

啊，花枝不敢再想……

“娘！……”

“啥？……”



花枝像是自言自语：

“男人真不害羞……”

“哪个男个不害羞了？”

“长根……”

“他咋儿不害羞了？”

花枝再也不敢说下去，只探起身，“噗”一声，把灯吹灭了，嗔一句：

“娘，别问……”

这一夜，她想到了她十七年间从来没想过的东西——那个水长根再也不能让她少女的心平静。

男人的力量。

异性的神往。

花枝不再与娘说话，只一人悄悄地想……

又是一阵鸟儿的歌唱：

“哥哥，哥哥……”

3

夏夜里，窗外的杜鹃不停地叫：

“哥哥，哥哥……”

水长根躺在炕上，总也睡不着。他见爹水争汉一劲地抽烟，就带三分羞怯四分胆怯地问：

“爹，你说，花枝那丫头咋样？”

“咋样？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水争汉顿了顿，说：“我要娶上那么个儿媳妇，今儿黑死，也歇心了……”

一听这话，长根心跳得说不上话来。

窗外的月亮好圆。望明月，长根想到了花枝那比雪白的脸蛋儿；甚至也想到了那白雪似的身子。



花 祭

半夜已过，长根总也睡不着……

儿子大了。

儿子的确是大了。

儿子当初的小鸡儿没个桑葚大，可如今……

儿子再不是个小小子儿，而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成了大老爷们儿，可还是一条光棍儿，这哪让当大人的歇心。

儿子该娶媳妇了。

儿子当紧该娶媳妇了。

水争汉于黑夜之中吸亮一豆亮闪闪火星，喷满屋缭绕烟雾，他翻来复去睡不着，干脆坐了起来，“嗷嗷啦啦”抽着老旱烟，想起他本不只想了一回，但哪一回也没这一回想得细致与强烈的心事。

望空荡荡黑洞洞的屋子，他想：这个屋里该有一个女人了，也好为他们父子料理一下家务；望着牛一般卧在他身旁的儿子，他想：这儿子的身边该有一个媳妇陪伴了。他也该抱孙子了。养儿为啥？扎根立后，传送香火。

水争汉忽然想起了花枝。

水争汉再也憋不住心窝子里的话。他推醒了本没睡实的儿子，似在梦里一般说：

“长根，爹给你说个媳妇吧……”

“啥？”长根对媳妇二字非常敏感，激灵一下，问“说谁？”

“花枝……”

“花枝？”长根的脸又一热，“人家跟我？”

“你咋儿了？”

“我是说，花枝太好了……”

“她再好的丫头也得找汉子！”水争汉嗓门儿不小地说，“一家养女百家问，咱不夺她，不抢她；托个人，问问她娘，愿意好，不愿意拉倒……”



水争汉是个急性子人。他要亲自出马给他的儿子当媒人。可又不好意思登花枝家的门。这其中自有几分原因。

当年,水争汉都二十五岁了,可因家里贫困,穷得叮当响,出不起彩礼,只好当苦巴巴的光棍。那年夏天,水争汉与其他几个短工,给邻村一家地主锄地。锄地的时候,几个淘气的短工就和水争汉打开了赌,说是如果他能用本儿本儿挂三把小锄,并迈出十八步,就给他说他个媳妇。他当真了。他胜利了。结果,其他几个短工,还真给他说了个二十有五的大屁股媳妇。

有人怀疑那大屁股姑娘是个石女,要莫是个剩货,其实不然,她确是一个未开苞的水灵灵鲜灵灵的处女。据说,水争汉与她结婚的头一夜,总也没闲着。水争汉从心眼里喜欢他那个大妈妈大屁股的白白胖胖的媳妇。他从早到晚,一会儿也不闲着,要为他媳妇挣来好吃的好穿的;到了晚上,又在热炕头上满足他与她两个人的美好的欲望。

眼见媳妇的肚皮渐渐地鼓了。水争汉更感到有奔头儿了——他有了好媳妇,又将有孩子出世……以后的光景比那早上的火烧云还美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山里人都说,大屁股媳妇生孩子好生,还爱生小子。谁料,水争汉的媳妇却总也生不下头一个孩子。再使劲也不顶用,羊水破了,孩子也不下来。接生婆急得浑身冒汗,用尽一切招术。最后,孩子是下来了,衣胞不下来。到了,水争汉的媳妇还是死于难产。人死了,却总也闭不上眼。她是舍不得她的汉子和孩子呀!当时,水争汉气得昏死过去了三回。他把媳妇埋了。媳妇活着的时候特别爱芍药花。于是,他往媳妇的坟头上栽了一株野芍药花。从此,那花年年开个红红火火,芳香四溢……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一对好夫妻的好景咋如此之短哪!

从此以后，那苦生生的日子都留给了水争汉。他给儿子取名为水长根。他用小米汤野菜汤喂养着水长根。他恨上天无情，为啥夺去了他媳妇的生命？倘或媳妇在世，那俩大妈妈该有多么充足的奶水呀！那一轮大屁股，将给他的生活扭出多少欢乐与温馨呀！可惜的是……光棍的岁月，不是那么好混哪！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五年之后，灾难又降到花枝娘和花枝身上。花枝娘得了重病。先生看后，给开了一张药方。其中有三根野山参，可这药太贵，穷人买不起呀。于是，花枝爹就偷偷奔了红金坨，打算亲自采几棵野山参来。结果，在找人参的时候，让毒蛇给咬了一口。花枝爹一个人往回爬着走，爬到半路上，就痛苦地死去了。死在一株正在盛开的山玫瑰花前。死后他的手里紧紧地攥三棵野山参。



半拉青天塌了。一家的顶梁柱倒了。奇怪的是，花枝娘的病没吃药也好了。从此花枝娘拉扯着花枝，过上了少太阳没月亮的日子。天知道，花枝娘流过多少眼泪。三十多岁的她，把泪都哭干了。她时常悲伤地偷偷说一句：“我那亲亲的爷们儿呀，你咋儿就甩下我不管了！”

也算是同病相怜。水争汉见花枝娘没了男人，而他又没了女人，于是就想把两家人组成一家人，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水争汉日日夜夜惦记上了花枝娘。并找准时机，厚着脸皮，主动向花枝娘求开了婚。

哪料，花枝娘一句话就让他完全失望了——

“水大哥，青天在上，我可得对得起我那黄土里埋着的爷们儿啊！……”

水争汉灰溜溜走了。可他不死心，过了一阵子，又去花枝家串门子，见花枝不在，他竟嘻皮笑脸向花枝娘动开了手脚！花枝娘大怒道：

“你可别呀，水大哥！我人活一世，为个清白，可不能让人说长道短；你既这么不老实，以后一回也别来。走，这就给我出去！……”

水争汉简直是被推搡着出了寡妇门。

他闹了个没脸，讨了个没趣。

花枝娘虽一时战胜了男人，却又觉身心空荡，似失落了什么。

水争汉一时不敢再胡思乱想花枝娘。

花枝娘却又不自主想开了水争汉。

不知几次，花枝娘偷偷摸摸来到水争汉窗前，却又偷偷摸摸离去。望头上青天，想棺中之夫，她一次又一次打消了她不该产生的念头！

盼水争汉再去与她求爱，但水争汉长了记性，再无去她家一次！

而今，水争汉又要去花枝家了，但不是去为自己求婚，而是为儿子提亲。想来，这也无妨，于是，鼓足勇气，换身衣裳，洗把手脸，朝花枝家走去。

到了花枝家门前，水争汉拍打两下身上灰尘，又磕打两下鞋上泥土，才叫了一声：

“大妹子，在家哩？”

“哟，谁呀？”

花枝娘从门里探出头来。

水争汉说了一句玩笑似的问话：

“让不让进去呀？”

花枝娘把两扇门同时拉开，说道：

“哟，这是啥话！我们家也不房顶上开门！……”

水争汉一听这话，有戏！恰在此时，一只喜鹊又飞到房前的香椿树上，摇尾叫了六声。



花枝干活去了。待火烧云红了天边与山尖儿的时候，她才背着一篓山杏回来。放下篓子，依旧浑身燥热。花枝要脱衣洗澡，她娘让呆会儿，天老亮，来个人咋办！

花枝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洗了她白得发亮的身子。花枝娘见闺女这般漂亮，疼爱的用大手朝闺女的屁股轻悠悠拍了三把，并暗暗想：闺女这么洁净好看的身子许给谁，算谁有天大的艳福。

由于劳累，娘俩早早地睡了。为了省油，高桌上的油灯没有发光。屋内一阵可怕的沉默。

娘的手在闺女的身上久久抚摸。

大手摸出一串撒娇的笑来：

“娘，别摸，痒痒……”

花枝娘愣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枝儿，你大了！”

花枝细声细语说：

“娘，你不早就说，盼我长大吗！”

“唉！”娘叹了一口气，“闺女大了，就该出嫁了。”

花枝的脸热热地说：

“娘，你说这干啥！”

许久，娘认认真真的说：

“枝儿，你大了。娘给你找个人儿吧。”

“娘！”花枝叫了一声，眼前不由闪过一道白影。她的脸如晚霞燃烧。

有什么话不敢对娘说哪！即使再脸热的闺女，在娘面前也少了五分羞臊。此刻，花枝有话在喉，不由得想吐出来。便说道：

“娘，我有话想跟你说。”

